

守常防變

住北京，或訪問的人，多不會忘記去頤和園。

大清乾隆皇帝(1711-1799)建造清漪園，在池旁造了一艘“石舫”。這石頭船，不是為航行，是為安全，因為御意就是要它如此；並賦御詩一首：

雪棹煙篷何礙凍 春風秋月不驚濤
載舟昔喻有深慎 磐石因思永奠安

乾隆皇帝中文懂得很多，知道典故。“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。水則載舟，水則覆舟”（荀子“哀公”）。意思說，人民頗為危險，能捧你，也會顛覆你。有了這不動的石舟鎮壓，我國祚永遠無風無險，世世代代作太平皇帝。

慈禧太后(1835-1808)為六十壽慶，修造園林，改名頤和園，把石舫頂層的木造樓閣，換成西式。可東鄰倭寇掃興，挑動甲午戰爭，使大清帝國海軍屈居第二，慶典取消。後庚子拳亂，八國番軍入寇，把石舫上的木樓燒了。

俄國彼得大帝(Pyotr Alekseyevich I, 1682-1751)偏永不愛安，不畏風浪，定意闖海。不僅自己發展海軍，青年時，還以下士身份，去荷蘭造船廠學習，御手繪製造船工程圖，還幹粗活：四個月後，正式取得技工資格。

“船工彼得”成為彼得大帝，掌舵以後，促進俄國現代化，不僅安於大陸，自己登艦作戰，贏取海口海權。

在現實生活中，凡事總有奇正兩面—不是兩種人生，是有正常和意外，同時存在。所以要居安思危，處危能安。

在世界上，存在有兩種人—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。

光明之子真明白分別安危；幽暗之子不知分別。

使徒保羅寫信給教會—

你們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晝之子；我們不是屬黑夜的，也不是屬幽暗的。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，總要做醒謹守。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。我們既然屬乎白晝，就當謹守，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。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，乃是預定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救。（帖前五：5-9）

在黑暗裏的人，不知分別是非，善惡，美醜，安危。所以過醉生夢死的生活。他們設法麻醉自己。“遵古泡製”的方法，是酒——曹孟德說：“何以解憂，惟有杜康”。

在進步的文化下，有更強烈，自該有更方便的途徑，可以引“醉鄉路穩宜頻到，他處不堪行”。

買醉解憂，歷史悠久，很普遍，也很可憐。社會環境不斷給人間生產憂慮，基本人權可以有憂慮的“自由”，所以對於麻醉品，嚴刑峻法，禁之不絕。想來真是有些寄予同情。有話說：

君王喝酒不相宜；王子說：
“濃酒在哪裏？”也不相宜——
恐怕喝了就忘記律例，
顛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。
可以把濃酒給將亡的人喝，
把清酒給苦心的人喝；
讓他喝了，就忘記他的貧窮，
不再記念他的苦楚。（箴三一：4-7）

現在的世界，有勢有力的人壓榨剝削，政府不能，或根本不給人民解決問題——困苦，將亡，苦心，貧窮。本來資源豐富的國家，政客們戰爭，劫掠，浪費，貪腐，自私，弄成人民苦心喪志；豺狼有時顯出仁慈，為了尊重人權，俯順民意，越來越多的地區，開放麻醉品“合法化”。

於是受麻醉的百姓，以晝為夜，以為平安穩妥；不知不覺“那日子”像賊來到，搶奪去他們所有的幸福——今世的喜樂，將來的永生。

“神是光，在祂毫無黑暗。”（約壹一：5）聖徒既有神的生命，就是光明之子，白晝之子。

行事為人與世人不同，因為看果子可以知樹。“光明所結的果子，就是一切良善，公義，和平。”（弗五：5）

光明之子有信，生發愛心，成為護心鏡；有“得救的盼望”為頭盔——盼望救恩的完成，身體得贖，完全脫離敗壞，成為屬靈的存在。因此，就自然而然表現於信，望，愛的成聖生活。“凡向祂有這盼望的，就潔淨自己，像祂潔淨一樣。”（約壹三：3）

主耶穌說：在末後的日子，各樣擾亂的事件，如波浪翻騰，世人因此驚惶不定；聖徒卻不同，是鎮定自如，確切知道：“一有這些事，你們就當挺身昂首，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。”（路二一：28）

使徒教訓教會：“要立志作安靜人。”（帖前四：11）

這並非說，要鎮日靜默不語，四肢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加是六親不認，甚或不作一事，賴人贍養作教混子；也不是麻木不仁，假作鎮靜；而是處變不驚，過平常生活，盡自己責任。要彼此和睦，追求良善，守常如恆。

良善忠心的僕人，不是聽見主人回來的預警，才束帶燃燈備油；或趕緊翻開聖經，尋求神的旨意。是該“要常常喜樂，不住的禱告，凡事謝恩；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，向你們所定的旨意。”（五:16-18）

在這動蕩的環境，最重要的是平安。使徒給教會如此的祝福—

願賜平安的神，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！又願你們的靈，與魂，與身子，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，完全無可指摘。那召你們的，本是信實的，祂必成就這事。（帖前五:23, 24）

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